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十六編

神怪小說

希臘

話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希臘神話

開端第一

世界當幼稚時代。人每喜譚奇說怪。口道而心信之。然質諸今人。則率未經見云。相傳古有大神曰周彼得（木星）又名周士。君天地而握其權。位於羣峰縹緲之上。世界人類物類之動息。罔不在其監觀之中。常挾颶乘雲而游。好射雷矢。燎林爛石。威力甚猛。一點首。地震岳搖。煙歎。天爲之昏。日掩其面。

神有兄弟二。其兇暴殆與彼埒。其一曰尼布坦（海王星）又名波希頓。爲解神。以金爲宮。光耀閃爍。建於滄海深處。鱗族珊瑚產焉。一怒。海水山立。波濤澎湃。大地因之陸沈矣。人故目之爲震地之神。

其一曰普拉透。又名愛多紐斯。貌極獷惡。國於陽光不燭之下地。常黑漆似。一隙之明。勿可得也。啾啾鬼哭。愁慘之聲。時以不絕。其國名曰洛兒烏兒（華言下界）又名差都斯。黑地斯（華言陰府）人死。則魂爲冥吏差都利得（華言引魂者）引去。幽之

於黯慘之域。常受苦惱。以故人皆疾之。諡之曰生命之敵。

佐周彼得者。尙有多神。茲不能悉舉。聊舉其尤著者。餘則散見編中。不預詳。

一飛納士(金星)女王。性慈而貌美。世之衆婢羣倩。蔑有能髣髴之者。

二雅典拿。又名綿奴巴。空中女王。以智慧畀人類。世之制作以前民用者。悉本之。

三周娜周。彼得后相。其夫以宰治宇宙者。

四麻士(火星)善戰之神。喜殺戮者也。

五麥鳩烏利(水星)趨捷使者也。冠履皆有翼。往來颺迅。恍如夏風之逐浮雲。

六巴洛肯。冶鐵之最工者。以火山爲爐。火常不熄。鑄造銅鐵金諸器。

之數神。悉處金碧輝煌之金宮。宮建於雲霄之間。人之目力所不能及也。而神則能洞燭人類之所爲。靡有遺者。然常臨世。遙陸涉波。無遠弗屆。特人不之見耳。

金世第二

泰古之世。有一貴族焉。曰泰登士者。握全地之治理權者也。一族凡十有二人。男女

各六。父天母地。悉具男女之形。特視人類爲修偉姣好耳。其季曰索坦（土星）享年最久。人推爲歲時之祖。以其君一族。故全地宰治權咸歸之。御極之時。民皆康樂。目爲金時期。四時皆春。花不凋殘。禽歌弗輟。蘋婆果、無花果、橘柚之屬。纍纍於樹。葡萄、瓜、珠果之屬。常綴於籐。任人摘取。罔有所禁。不操作。又無疲癯殘疾。老死懊惱之患。男女鬢髮不皤。顏不衰。膚不皺。恆若少壯時。無風雨嚴寒。及其他不虞。故無宮室以自蔽。席草幕天。以廣野爲囿。陽光清氣冽泉。一皆衆所共有。以是人無貧富之分。其時亦無泉幣。故又不需管鑰關鍵。且人各自給。無事於肘腋探囊。侵損他人。以自利也。至於人之相與也。無詐無虞。城府不設。和氣藹然。不知有相害之事。其幸福若此。然而長生久視。壽齡斯極。人皆昏然思睡。尸解而去。其遺蛻亦不復留於世。而其精魂。則飛山越海。往生於西方極樂。然又來去自由。絕無拘苦。時亦遊戲人間。相傳嬰孩睡夢中輒笑。皆此精魂爲之也。世之疾病勞作負重者。輒陰助之。故疾者遇之瘳。勞者遇之減。負重者遇之輕。

惜乎。金時期往矣。顧誰爲爲之。誰實致之者。曰厥惟周彼得。與其兄弟。

周彼得相傳爲泰登皇索坦之子。梟獍成性。生未及歲。已懷叛父之志。稍長。卽慫恿其兄弟尼布坦普拉透女弟周娜。姒由黎斯妣斯他從己。協謀竄逐其父。於是父子稱戈。連年鏖戰。佐周彼得之諸神。率雄力逾恆。又有獨眼神沙屈洛波濟其惡。於火山中。爲周彼得鑄造雷矢。以爲戰具。又有三神。各具百手。拋擲木石於索坦營中。以攻之。周彼得則憑高射雷矢。疾而且多。山焦海沸。熱氣迷漫。天地失其位。索坦及其兄弟憂之。十年之間。常求息戰。言歸于好。不可得。索坦卒爲周彼得所擒。以巨石爲索。囚之於地獄。命沙屈洛波及百手神監獄邏守。終不令出。

自周彼得索坦父子稱戈。釁氣所鍾。影響於世界者甚大。人各思損人以自利。雖出於爭奪。所弗顧也。有欲盡天下之利。悉以歸己者。有欲握世界主權。使人崇己者。有怙勢尙力。而奴弱懦者。有斬伐果樹。不許人療飢者。有殘殺所象牲畜。以快一時之意者。有烹宰生物。以朶其頤而果其腹者。利心旣萌。競爭斯熾。殃且及於物類。豈惟

民哉。然而我虞爾詐。機械日生。而人道苦矣。不復前此相友不相害之樂矣。世界既失平和。戰事乃常起。少豐稔而多荒歉。乏道德而滋惡孽。尠快樂而多愁怨。周彼得最得意之時。而金時期遂一往而不可復挽也。悲夫。

原火第三

皇古之世。有二兄弟焉。不類人。亦不類位於羣峰縹緲之上之惡神。其人爲誰。蓋泰登士皇索坦與周彼得戰。被幽於地獄者之子也。長曰普喇米撒。善察來。自一日以至一年百年。凡屬未來事。率能逆料之。而預爲經營布置。季曰阿配米撒。能彰往。自昨日以至客歲前世紀事。一經追憶。莫不歷歷如在目前。若未來事。則概置不問。當索坦被幽時。二子竟以他故免。

處於羣峰縹緲上之諸神。日饜醢醢鳳脯。無所事事。卽有所爲。亦多屬神仙遊戲。無關要圖。普喇米撒反之。極形忙碌。日以世界進化爲己任。不與諸神伍。

金時期既逝。人類日苦。滿腔子裏悉裝愁鬱焉。普喇米撒鑒其苦。思有以振拔之。爰

託處人間。而與人密邇。常嚙嚙曰。哀哉人也。穴居野處。寒氣慄烈。侵肌裂膚。苦難言喻。是何以故。曰。以無火故。惟無火。故衛生之道闕然。有餒死者。有果獸腹者。有被戕者。方是之時。人類豈復有生趣哉。

因自念。彼衆脫有火乎。可以取煖。可以熟食。且可假火以作械器。范土以制宮室。火之爲用大矣哉。苟終無火。彼別聲被色之倫。殆不若戴角披毛之醜。

遂朝周彼得乞火。爲民請命。周彼得却之曰。汝爲下民乞火乎。雖一星之微。不可得也。民得火。智識日淪。行且與我儕並。而逐之矣。欲更一日君全地。恣吾所欲爲。享無極之幸福。其可得耶。不如聽其寒慄。勿爲慮。蓋彼衆長如獸畜。正我儕之福也。普喇米撒聞其言。嗒然若喪。不作一語。徑去。永不復見。然其造福人類之志。終不少弛。

旣去。遵海而行。途次忽遇一草。擘而視之。莖中具有可燃之質。蓋蘆葦也。摘之。東向陽谷而去。金輪自地初升。而普喇米撒適至。出葦管燃之。急返。以授穴居寒慄之民。教之取煖。及傳火之法。乃自言曰。霸主可恨。亦知人間自有火乎。自是世界男若女。

共拜普喇米撒之賜。知火食。去野性。不復如獸之蟄居幽穴矣。景象一新。民樂曷極。已而又逐事教民。不下千計。如以木石制宮室。馴四足供耕穫之驅遣等。其尤著也。且以有火故。冬無風饕雪虐之憂。春無利爪長牙之害。又知採銅鐵鑛。及鑄造器械。以供日用。以自衛。以禦敵。蓋自火入世。世界進化乃甚驟。普喇米撒見之歡呼曰。金時期其庶幾復哉。

禍世第四

金時期既復。於是民咸樂業康居。然皆出自普喇米撒之賜。而甚戾周彼得之意者也。一日周彼得俯視人世。見炊煙縷起。宮室星錯。牲畜嚙芻於野。穀成於田。大怒。問誰爲此者。侍者曰。普喇米撒。周彼得曰。卽泰登士之少者耶。吾將因而致其罰焉。幽之使與其宗族俱。民既有火之利。勢不可復奪。則有聽之而已。然我必令其受禍苦。倍蓰於無火之時。

於是緩其所以罰普喇米撒者。而先措手於生民。掬撮土授巴洛肯。造一美人。巴洛

肯如命。造畢。致周彼得前。形容態度。維妙維肖。世之美術家。尠有及者。但無氣耳。周彼得乃召諸神至。令各贈賜。曰。我與之生氣。於是餽遺紛紛。自麗質。美容。嬌喉。妍媚。柔情。以至美術雅藝。下逮玩弄之具。無一不備。命之名曰朋多喇。謂受贈賜多也。朋多喇丰姿絕世。見所贈賜物多奇妙。心甚喜之。而不敢形於詞色。諸神大加贊嘆。遂屬麥鳩烏利。攜就普喇米撒兄弟工作所。適遇阿配米撒。曰。此妙女。周彼得以妻汝者。普喇米撒嘗誠其弟阿配米撒曰。周彼得有所賜予。勿受。蓋稔知霸者之叵測也。阿配米撒見女。豔之。爲所惑。頓忘兄誡。納焉。伉儷甚篤。

然二人舉不知周彼得之包藏禍心。以殃世也。女有金盒一。周彼得所賜者。臨行。謂女曰。滿中皆寶。得此受用不盡矣。雅典拿姿顏雖平庸。然多智。獨誡女曰。慎勿發。否。必貽噬臍之悔。女自念匣中甯非美飾乎。盍出以增我嬌媚。如雅典拿言。周彼得何爲畀我。不徒然乎。於是愈欲發驗。然以雅典拿誠。不敢遽發。惟日取盒觀玩。冀得一罅隙可窺。而卒無由。轉念雅典拿醜。得無妒我美乎。我何爲受其愚。於是潛入密室。

以爲無知者。竟違雅典拿誠。微敢。有聲如風。懼甚。急闔之。然十千妖物。已如虎兇之出柙矣。面青。猙獰可畏。世間無此奇形怪貌也。拍翼翱翔室中。俄乃振翮飛去。入人境。覓室以居。且無男女老少。皆入其心而據之。百憂頓作。快樂盡失。厥名曰疾。曰痛。曰恐懼。靡所不有。古者人世本無憂患之事。至是憂慮疾病死喪踵起。樂園易而爲苦海矣。

朋都喇驚悔不已。然已無可如何。猶幸一怪半身已出。急閉盒。乃不得遁。不然。人且皆札瘥殤殍。不永其年矣。豈惟疾痛愁懼爲患而已。怪名瑣巴頂凶。毒尤遠過於十千妖物云。

此卽周彼得處心積慮以殃世者也。自盒中妖物入世。而人類之患苦。乃視未有火食之前尤酷。

致罰第五

禍患旣已入世。周彼得乃致其罰於竊火福人之普喇米撒。命二僕。一曰力。一曰權。

禽普喇米撒至高加索山絕頂。又命巴洛肯穿巨磐以鐵索緊束之。使手足不得動。巴洛肯素善普喇米撒。本不欲以是相待。懼方周彼得命獲譴。不得不爾。而人類良友。遂羅此鞠凶。風吹之。雹擊之。鷹鷂啄之。爪之。此皆周彼得之所遣以苦普喇米撒者。然爲善獲譴。普喇米撒固絕無怨悔也。不惟不悔。且不求脫。若曰。爲斯人受苦。吾固樂之。當取火入世時。豈不知霸者周彼得必甘心於已哉。

久之。繫如故。日御非力烏。亦時俯睨而嘻之。謂傳吾火以畀人類。今乃受用若斯耶。其橫被戮辱類如此。然羣鳥報人間消息於其上。海神作妙歌以娛其側。受賜之人類。申申以詈霸者周彼得之慘毒。此尙能寬普喇米撒之懷抱也。

一日有白牛。人其面。過之。目炯炯注視普喇米撒。不去。望之馴甚。一似爲普喇米撒

懷重憂者。普喇米撒見之。曰。爾非愛奧乎。非亞谷之美人乎。何乃形穢若此。

按愛奧變牛事

詳第七章預揭於此然勿失望。且面南去。行數日。折而西。將見一河。名曰尼祿。在彼。將復爾麗質。視前尤豔。王將納爾爲后。爾裔將解吾厄。請以我故。忍時日以俟之。愛奧聞言。苦

不能訓。以不能言故。然每顧普喇米撒而憐之。謂如此偉人。乃久繫此耶。遂去。歷千辛萬苦。乃抵尼祿河岸。

年復一年。其地有一大英雄。曰赫古利。至高加索山。遵其王母愛奧遺囑。以救脫普喇米撒者也。周彼得知之。驅雷電風雪。以阻其行。赫古利終不爲動。躡厄巖。歷嶽嶽。卒登絕頂。釋普喇米撒去。凡爲普喇米撒害者。普喇米撒曰。君將至。吾已預知之矣。蓋前十世。吾嘗以君救己事語后愛奧者。赫古利曰。然。愛奧我王母。吾族之所自出也。

鴻水第六

皇古之世。有丟克來安者。普喇米撒子也。器宇不凡。然亦不類其父。普喇米撒聲稱籍甚。世莫不耳其名而尊仰之。宅躬方直。足以模範一世。妃曰派喇。苗條殆絕人寰。自普喇米撒被收。疾痛憂患入世。而人類乃極其暴悍。不復構屋以居。守其牧羊之業。日事鬪殺流血。無羣法爲之範圍。視普喇米撒未臨世以前。相去遠矣。此本周彼

得所欲。然世風日壞。欺弱虐貧。呼籲之聲。升聞於羣峰縹緲之上。周彼得聞而厭之。謂諸神曰。今此下民。直爲擾亂之源。方其享人世之幸福也。吾懼其自大。或侵犯而及於我儕。今乃一變而逞其兇惡若此。我儕不更危乎。計不如盡殲之爲得。爰沛淫霖。晝夜不息。海溢淹陸。始而原野。繼而森林。終則懷山襄陵。生人盡矣。然當霖霖甫降。海潮初漲之時。民猶不知浩劫之將及也。而仍爭奪不已。惟丟克來安預防之。潔己自好。不與人同惡。且常勸人改行。曰。汝曹如更怙惡不悛。恐終有結帳之日。然聆其語者。率置若罔聞。不以留念。

丟克來安每年必一朝其父普喇米撒於高加索山巔。普嘗語其子曰。人類之大限至矣。周彼得將以鴻水淹世也。兒知之乎。其早備勿懈。丟克來安牢記父戒。不敢暫棄。當霖霖甫降。知大限已屆。乃挈其妻派刺登所預造以避鴻水之小舫。遡迴水面。甚穩。如是者不知歷幾許居諸。丟克來安派刺在舟。望大地惟一片汪洋。樹杪山峰盡湮。乃知人類咸被翦滅。靡有子遺。爲之嗟悼不已。已而雨霽雲散。始見蒼天赤日。

水由地趨海。舟遂攔於彭納撒山上。丟克來安派喇出舟。陸行。見生物蕩然。無復人跡。淒涼寂寞。滿望曠荒。久之。樹木始復萌櫟。田野青草。芊芊如麴。視鴻水未降以前。景物尤爲佳美。丟克來安派喇以大地上夫婦二人踽踽涼涼。更無一人可與爲伍。每一念及。輒愴於懷。遂相與談議前途應行之事。方談議間。忽聞其後有聲。回顧。則一少年。貴倨如王子。立磐上。軀體修偉。睛蔚藍若秋水。髮則金黃其色。履有翼。手所執杖。有蛇繞焉。乃恍然悟其爲麥鳩烏利。趨捷使者也。爰止步聽之。麥鳩烏利曰。爾何欲。告我。我必賜爾。丟克來安曰。我何欲。所欲者人滿於地耳。麥鳩烏利曰。爾且下山。背拋若母骨。可爾。言已杳然。派喇請其說於丟克來安。丟克來安曰。我亦不解。容徐思之。顧誰爲我母乎。必謂土也。非土不生。然所謂骨者何也。派喇曰。旣以土爲母。則骨必土中之石明矣。妾與君且下山。姑掇石背拋以試之。丟克來安曰。不亦愚乎。然姑試亦無害。於是二人自彭納撒山高處而下。且行且拋。丟克來安所拋石。悉成壯男。美丰標。而多雄略。派喇所拋。則悉成女身。丰姿綽約。柔婉可憐。於是二人遂爲

輩若主。若輩咸崇拜之。

丟克來安乃挈至己所教之耕穫。及一切利用諸物事。未幾。人類蔓延於地。幸福之大。非復鴻水以前可擬。而資性亦較鴻水前之人類爲善良。丟克來安乃以其子赫冷名其國。曰希臘。今其族曰希利尼。吾人則稱之曰額力士人。

變牛第七

亞谷有美女曰愛奧。慧麗而仁慈。識之者咸愛敬之。以爲世無其匹。周彼得處羣峰縹緲上。聞其名。傾慕綦切。乃降亞谷。一見悅之。遂與繾綣。自是日必一臨愛奧許。其後竟滯留不返。然愛奧亦以尋常少年遇之。不知其爲君天地而握其權之周彼得也。后周娜贊周彼得治理其國。見周彼得久不返。知其故。怒之。而尤恨愛奧。思有所以加害愛奧而洩其忿者。遂飄然至亞谷。周彼得遙見后至。知其意。急咒愛奧爲白牝牛。以脫后手。以謂后去。復其人身。不難也。詎后黠甚。一見牛。卽知其爲愛奧之化身。佯爲不知。曰。嘻。美哉牛乎。奚自來。盍以賜妾。周彼得初靳之。嗣以后媚求不已。卒

與焉。然亦以爲不久當索還。而后卒不許。旣挽其角。攜出亞谷。曰。吾所愛牛。將以牛終汝身矣。遂授牧者亞割士守之。亞割士具百眼。迭爲醒睡。故終不入黑甜鄉。乃牽入林中。以長繩繫樹。晝夜立守。晷刻弗離。牛心中了了。然無術以脫牛身。日夕號哭。睡而後已。夫愛與變牛。自周彼得周娜外。無知之者。故平日密契。至是亦愛莫能助。矧又有具百眼之亞割士常守不去耶。

周彼得以愛與遭此冤苦。憫痛特甚。常思得一法以釋放之。一日召麥鳩烏利至。命釋牛。麥鳩烏利乃至亞割士所。循麓弄簫。蓋投亞割士好也。亞割士聞之。喜極。邀請登山。俾得飽聆。麥鳩烏利許之。盡其技以娛亞割士。亞割士橫臥草場傾聽之。已而百日咸閉。遂昏昏睡去。麥鳩烏利出利刃梟其首。急下山釋牛。引之入邨。周娜見牧者亞割士被殺。至中途要麥鳩烏利。麥鳩烏利望見周娜盛怒。懼。置牛。騰空颺逝。周娜憫亞割士之死。盡抉其目。嵌孔雀翎上。今孔雀翎有眼奕然。卽亞割士之目也。周娜於是益恨愛與。覓一蜚蟲。大如蝠。置牛耳。曝聒之。毒螫之。使晷刻不能自甯。愛

與自遭蜚蟲之害。終日狂奔不已。冀可免。而終無由得。求死者屢矣。無何。至一海峽。躍入海濤中。游泳至對岸。登焉。地名卜斯布刺。譯言牛海也。今學堂地球儀上。尙存其名。蓋本乎此。然雖易地。而蜚蟲終不去。

復至一山。雪峯矗立。高可參天。以爲此地幽僻。苟於是委化。可謂得死所矣。乃停趾瞻胸者久之。方屬目之頃。見一偉人。繫凌霄之危峯上。臥焉。心知其爲普喇米撒。以火賜世。而爲周彼得所繫者。見之。泪盈於眶。自念此仁人也。被荼毒若此。我雖苦。尙未若彼之酷也。普喇米撒以溫語慰藉之曰。吾知爾愛奧也。勿失望。且面南西折而去。必獲安矣。

愛奧聞其言。甚感之。而苦不能言。雖力言之。亦祇爲牛鳴而已。普喇米撒又曰。必有一日。復爾人身。爲大英武者之母。而裔中有一人焉。吾所賴以釋吾繫者也。幸爲我忍須臾。愛奧志頓壯。如所教。面南西折而去。是時蜚蟲益肆其虐。而愛奧怖懼之情轉減。何以故。曰有希望故。閱一年。至亞非利加之埃及國。憊甚。覺不能更進矣。乃橫